

春秋大事表摘要

□ 12
3033
3

門 口 12
號 3033
卷 3

春秋大事表摘要卷之三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輯

章陵 邱東陽 校

春秋凶禮表敘

世儒多以例釋春秋吾不知所爲例者將聖人自言之乎抑出于後儒之揣測也是不以凡例釋春秋而直以春秋釋凡例而經旨益晦余觀凶禮一編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法其微意所在往往前後不相蒙始終不相襲而知例之斷斷不可以釋經也儀禮喪服傳曰斬衰裳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子爲父妻爲夫諸侯爲天子及臣爲君此三者人道之大綱也春秋之世有諸侯不奔天子之喪不會天王之葬而擅自盟會及郊祀又大國受小

國之奔喪會葬而未嘗以禮報者而君臣之道闕有居喪而納幣
衰經而從戎耐廟而逆祀而父子之倫喪有以妾匹嫡天王歸賵
列國會葬下及僖宣襄昭四妾母薨稱夫人葬稱小君而夫婦之
道苦聖人于百五十年間一書之再書之垂戒深切著明矣然以
魯不報答小國爲非禮至昭定之世滕薛及曹魯俱遣使會葬似
足正邦交之失而聖人未嘗與也以躋僖逆祀爲非禮至定之八
年從祀先公似足釐廟祀之謬而聖人未嘗與也以以妾配適爲
非禮至定哀之世定姒不書薨不書夫人不書小君似足正嫡妾
之分而聖人未嘗與也其不與者何也前之失由魯之恃強凌弱
倨傲無禮後之失由季氏之樹援結黨弁髦其君前之失由禮臣
之逢迎主上紊亂典禮後之失由陽虎之謀爲不軌假正濟私前

之失由諸公之秋厚所生混淆名分後之失由季氏之目無君上
菲薄禮儀聖人前後各據實書之以著其顛倒益甚罪狀益深世
道益不可問而世儒顧以例求之夫一年之內有寒暑一日之內
有朝夕寒暑異而裘葛不異朝夕異而饔飧不異可乎哉昔人序
少陵詩有云太平驢武則志在銷兵神京陸沈則義嚴討賊嗚呼
少陵之詩且然何況春秋出自孔子哉故欲執少陵開元天寶之
詩而例諸肅代諸作則泥矣執孔子隱桓莊閔之春秋而例昭定
哀之春秋則鑿矣學者無以傳求經並勿執經以求經惟熟覽二
百四十二年之情事而綜攷聖人前後之書法與聖人默會于千
載之上庶乎可以得之若執一字以求之如宰咺書名王不稱天
之類不爲酷吏之舞法深文則爲免圍之咬文嚼字而春秋之義

隱矣

春秋文十二年子叔姬卒論

案左氏以叔姬爲已嫁于杞被出而見絕以經文不繫杞而言絕也又因上有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憑空生出請絕叔姬而無絕昏言立其姊以爲夫人遂以此叔姬爲杞所絕之女而以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杞叔姬卒爲杞之所請繼續爲昏者揆之情事可謂大謬據今士庶之家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杞何敢然魯亦安肯許旣如其意以次女續昏矣二十餘年又復見絕杞何不道乃爾五年來歸八年卒于母家九年請于杞而後來逆喪姊姊二人前後俱爲所棄杞何強暴魯何孱弱至此此皆情理之必無者且旣請絕叔姬則叔姬非復夫人可不爲之服矣經又何以書其卒

乎當以公穀許嫁之說爲是其許嫁不知何國與僖九年伯姬一例李氏廉更爲之說曰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絕而復求其次夫叔姬方在母家杞又何從摘其短而預先請絕乎此皆以上下兩事牽合之病也杞伯自來朝魯叔姬自卒兩事本自風馬牛看作兩事自無此病若啖氏助劉氏做呂氏大圭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而誤置于此亦覺費手春秋一經杞伯來朝多矣豈必有所爲左傳謬說極多豈能必求其可通與其信傳而欲易置經文何如刪傳而使經文仍舊之爲得乎

春秋文十六年毀泉臺論

案公羊傳云泉臺者郎臺也未成曰郎臺旣成曰泉臺卽莊三十一年所稱築臺于郎者諸儒俱從之以是爲彰先祖之過故譏愚

統經文前後觀之而知其說非也據左氏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杜註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毀之正義云臺在宮內人見蛇從宮而出毀臺并毀其宮也劉氏倣謂迷民以怪蓋取是說意泉宮當爲聲姜所居如東宮西宮之屬近在宮闈之內蛇出而夫人薨以是爲不祥故欲毀若云郎臺則郎地在今魚臺縣去魯都二百里係邊鄙之地世無邊鄙有妖眚而以爲應在夫人之理卽云毀泉臺與上夫人薨各爲一事不相連屬而經于夫人薨下閒無異事不另志日月則當于是日毀矣若非爲宮內不祥急欲毀去世豈有當衰麻哭泣之時而欲改革先朝故事毀二百里以外之臺之理孫氏覺曰毀者全除之與墮異先君爲之是而毀之是毀先君之美也先君爲之

非而毀之是暴先君之惡也夫事之是非且勿論而毀于聲姜薨日子于情事總覺迂緩不切故知迷民以怪之說爲是也十八年二月公薨于臺下黃氏正憲謂卽其地則蛇之妖不係于聲姜而係于文公天意若曰公當從此宮出從先君于地下埋未可知夫春秋之教屬辭比事然亦有不當聯兩事爲一事者如文十二年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此自是兩事而左氏必欲強合之遂以爲杞伯之朝請絕叔姬而無絕昏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此與情理不合子叔姬自是魯女未嫁何與杞伯來朝事耶如此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此因夫人薨而毀本自一事而公羊必欲強分之遂以泉臺爲莊所築之郎臺何休注云譏臨民之漱浣與泉字義合更極牽強夫人于是日薨泉臺于是日毀經

文所書不顯然耶傳之當從與不當從一斷以經而已矣

春秋昭八年葬陳哀公論

春秋之法內賊不討不書葬然亦南書葬者如蔡景公許悼公是也國滅不書葬然亦有書葬者若昭八年楚人滅陳春秋書葬陳哀公是也蔡景許悼之葬諸儒求其說而不得往往曲爲遷就迄無一定先師高紫超先生論之曰禮成而葬者書葬委屍而藁葬者不書葬更有逆子推及其父欲掩其弑逆之迹告于諸侯隆禮以葬則亦書葬春秋一皆據實書之耳善哉言乎可謂得春秋之旨矣昭八年陳哀公之葬諸儒多異詞左氏謂嬖人袁克葬賈服以爲葬哀公之文在殺孔奭之下指爲楚葬孔氏又申杜預之說謂若果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如齊侯葬紀伯姬之例不得直

言葬由是註疏據左氏以爲定案矣而後人又從而訾之趙氏謂袁克非大臣何能辦葬死君又何能告諸侯使會葬黎氏謂陳爲楚據魯豈敢于其葬而使臣往會之彙纂因折衷其說謂葬宜從傳文而魯往會葬則不可解楚方滅陳諸侯震恐故下文九年春魯使叔弓會楚子于陳以致其敬豈有先使人如陳會葬陳君之理蓋必魯會葬而後書常例也獨此役魯未往會葬而變例得書是聖人存陳之意果若是則魯實未有其事魯史未有其文而夫子書之是誣也矯也欲存筆削之義而先著矯誣之筆不足以垂法後世竊謂此亦聖人據實書之耳蓋楚棄疾奉孫吳圍陳託名討罪于哀公固無仇也滅陳之後大葬哀公使其故臣告于諸侯遠近畢會以示恩禮一以悅陳國之遺民一以掩四方之耳目而

已因得取國而無慙魯之往會亦承楚意而爲之與九年叔弓會楚子正自並行不悖是則魯實會葬矣春秋安得不書葬楚實以禮葬哀公而使魯往會矣魯之會葬固無嫌若如左氏之說則爲袁克之私葬必不能告于諸侯也魯必不敢逢楚之怒而往會葬也春秋何由得書故此事當撥棄左氏而信經文比事觀之較然矣其他滅國而不書葬者或仇怨相伐俘其國君或死于其位臣民私竊藁葬如是則魯實無由會葬也春秋安得書葬故知夫子據事直書之說而春秋之旨四達不悖諸儒紛紛之論不辨自明矣

春秋定十五年妣氏卒論

附哀十二年孟子卒

妣氏者哀公之母定公之妾也前此僖宣襄昭四妾母皆薨稱夫

人葬稱小君君子譏之曰僭則妣氏之書卒而不書夫人書葬而不稱小君爲春秋許其復正乎曰不許也四妾母之稱夫人稱小君也是君之欲私厚于其母也此妣氏之不書夫人不書小君也是強臣專制陵蔑其君使君不得加厚于其母也君欲加厚其母而臣下曲意以成之其事雖非而猶出于尊君愛上之意使君不得加厚其母而舉國知有權臣不知有君上其事雖正而實爲無父無君之尤嗚呼亂臣賊子欲肆無禮于君父其事未有不出于正者也必擇舉世所共憤賢人君子所歎息痛恨者一旦行之使舉國翕然而後可惟吾所爲而不吾忌陽虎欲作亂而先順祀先公王葬之追奪丁傅董卓之誅誅宦官皆爲移鼎之漸而春秋安得許之哉夫妣氏猶妾母至孟子爲昭之嫡夫人而亦書卒併不

書葬則季之專制可見矣或謂舊史固稱夫人孟子薨夫子特削而書卒以示天下後世娶同姓之戒曰此尤悖理之甚也且娶吳爲同姓罪在昭公耳于孟子乎何尤昭公畏吳而與爲昏生以夫人之禮崇之則死自宜以夫人之禮葬之仲遂弑君之賊而宣公旣以爲大臣則當隆始終恩遇之禮故春秋書仲遂卒于垂猶釋去籥此尤筆法之顯然可見者豈孟子之同姓反不得比于仲遂之逆賊乎哉季氏于昭公逐其身廢其嗣又弱其配使不得成禮以葬此凡有血氣之所同憤者聖人據實書之以示凡爲臣子者皆當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而顧謂季氏實以禮葬夫人夫子因其同姓而削其葬並削其號於痛心泣血之日而爲索瑕摘垢之舉且以前日昭公之罪而移罪于孟子于事爲失實于情爲非宜聖

人固萬萬不出此用是知聖人之于經皆是據實書而非有意筆削其間也前此四妾母實以夫人之禮薨之實以小君之禮葬之則春秋安得不書夫人不書小君此妣氏與孟子實未嘗以夫人之禮薨小君之禮葬則春秋安得而書夫人書小君然于其書者可以見以妾配嫡名分僭擬之嫌于其不書者有以著強臣專制陵逼其君之實則固並行而不相悖也而十二公之或書卽位或不書卽位概可見矣

春秋桓莊二公不書大夫卒論

春秋隱爲公子翬所弑賊在內故不書葬桓薨于齊仇在外故書葬而于桓莊之大夫俱不書卒以著其反面事仇偷生隱忍以是爲舉朝無臣子也考桓莊二公歷五十年大夫之卒多矣惟于莊

三十一年書公子牙卒然此當在有罪刺殺之例春秋諱之而書卒非恩禮所加故知皆仲尼削之也然宣亦繼弑而叔孫得臣之書卒何也曰春秋自僖公以前以治世之禮治之自僖公以後以亂世之禮治之以治世之禮治之者著賞罰之大公周道未衰而僖公猶可與有爲也以亂世之禮治之者著賞罰之失柄周道大壞而春秋將夷于戰國也夫子列僖公之詩于魯頌因哀公之獲麟而作春秋其治亂之分乎僖公之作泮宮復闕宮不書于春秋而特列于頌以爲是三王之事周道其猶可爲也故于僖公以前春秋一皆以王道治之至僖公以後三桓盛矣魯之衰由三桓聖人于此詳書三桓之事以著世卿擅政之漸壞法亂紀之由至昭公則魯非復周公之魯而爲三桓之魯矣故聖人不復以王道治之以爲誅之將不可勝誅而反掩其背上無君之實觀于桓之世公子翬不書卒而定五年書季孫意如卒彼躬負大逆者且然又何論于舉朝之士大夫乎此則聖人之微意讀者當分別觀之可也

春秋左傳喪畢吉禘說

士虞禮記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檀弓亦言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蓋亦以周祔太早急于神其親也陸象山先生居母喪欲卒哭而祔除几筵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問朱子朱子告以鄭氏儀禮註祔已主反于寢象山謂非經之本文不足據信朱子痛闢之以爲無論古禮但今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孝子之心豈能自安後儒多疑朱子謂喪禮每加以遠見于坊記喪事有進而無

退見于檀弓皆主不反寢之證也鄭氏朔爲此說朱子乃棄經而信傳可乎且廟者鬼神所依寢者生人所居旣耐廟而仍反于生人雜遷之所于理亦覺未安余嘗考之朱子三年而耐之說蓋本程子張子之說程張之說實本左氏喪畢吉禘之說也程張俱云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哭于何處必俟三年喪畢祫祭祧主藏于夾室新主乃自殯宮入于廟此特據左氏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以主與廟對稱謂主應不在廟而在寢爾未嘗據儀禮以立說也卽如春秋所稱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則以練爲斷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說亦不同朱子謂穀梁但言壞舊廟而不言遷新主安知其非于練而遷舊主于三年而納新主耶朱子之意蓋謂三年遷新主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其

卒哭而耐則仍反主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爾其于孝子之心則安矣而于喪事卽遠之旨相悖且旣不于廟以神其親矣不知卒哭之明日又胡爲先多此一耐也至賈疏又云惟耐祭與練祭祭在廟祭訖反主于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是使死者于廟乍入乍出漫無一定旣求合儀禮卒哭而耐之文又合穀梁練而壞廟之文又欲合左氏喪畢吉禘之文拘牽遷就吾恐先王制禮不如是之委曲也朱子謂耐與遷是兩事耐者耐于所當入之祖廟并祭其祖是祖孫同廟而享至喪畢祖遷于高祖廟高祖藏于夾室然後奉新死者之主入廟穀梁謂壞廟易檐改塗正是耐以後遷以前之事此在周制則可行爾後世自漢明帝以來天子之廟且同堂異室在士大夫則同室異龕爾四代並在一

處安得耐時祭于其祖之龕躡其父而配享乎竊謂今日孫耐于祖斷不容泥而卒哭明日之耐既有孔子善殷之言則亦不必以儀禮之本文爲拘也書儀家禮及前明會典俱耐後復主于寢從鄭氏之說而家禮則告耐于卒哭而耐廟于大祥蓋兩從焉近儒謂卒哭至大祥相去幾年而絡繹成兩耐非人情且已告祖考以將耐死者之主矣而仍不入廟祝文亦虛不若信程張之說以大祥之明日耐廟改主遷耐同日行之爲近情而不可易也開元政和二禮卒哭之後不耐廟至三年禫後耐其亦有見于此歟天子諸侯喪禮已廢絕于春秋時論

世傳儀禮爲周公所定然其中聘覲燕食多係王朝邦國之禮而喪禮惟載喪服及士喪禮三篇天子諸侯之喪禮闕焉不載孟子

時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羣然怪駭孟子亦第陳其大概而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嗚呼孟子去孔子之世未百年而當日之習尙如此則其泯焉廢墜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余嘗詳考左氏傳而知天子諸侯喪紀已廢絕于春秋時無疑也蓋自周道陵遲皇綱解紐有以諸侯不奔天子之喪不會天王之葬而甘僕僕于晉楚者矣有以天子貧乏不備喪具至七年乃葬于魯求賻求金甚至景王三月而葬以天子而用大夫之禮者矣逮子朝作亂王室如沸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而天子之禮遂亡列國不守侯度其侈者如宋文公之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偃然用王禮而苟簡不備者如晉欒書以車一乘葬厲公于東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四妻不踴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魯號秉禮而葬昭公于墓道之南

檀弓載孟敬子之言明知食粥爲天下之達禮而居然食食其餘列國尤放肆不軌由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而諸侯之禮亦亡孔子以大聖人而不得位退與門弟子講習于杏壇之上故孺悲曾學士喪禮于孔子而天子諸侯之禮無由釐正三傳之所記僅存什一于千百至孟子時有土之君覲焉人面以三年之喪之達禮而怪駭爲不經杞宋之無徵豈獨爲夏殷之禮歎哉曰然則聘覲燕食之禮之獨存何也曰此正可覘春秋之世變也春秋時覲享之禮雖廢然晉文曾朝王于河陽厲公以諸侯伐秦如京師其禮猶相沿王朝與列國交聘晉楚諸大國受諸侯之聘使儼然同天子之儀至燕饗及勞賜臣下列國尤多而春秋之世尙文相與致講于俯仰揖讓衣裳禮祐之間故歷久而著明喪禮則根乎至性而人心澆漓有土之君尤甚景王有三年之喪二而燕樂已早衛太子衍之哭而不哀魯昭三易衰衽如故哀其弁髦棄之久矣故聘覲燕食之禮不廢春秋時習行之也士喪禮之不廢則孔子與游夏諸弟子講明而力守之也至天子諸侯之喪禮則廢墜已久典籍缺如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余年二十一執先府君喪讀喪禮嘗恨儀禮獨詳于士不獲觀天子諸侯之全竊意儀禮詳載其節次而周官散見于各職嘗欲彙萃三禮大小戴春秋三傳及鄭賈諸儒儀禮註疏推類及天子諸侯者哀輯成書以補儀禮之闕因循未逮迄今老矣究觀左氏乃知其廢失實始于春秋時不由秦火今諸儒之所傳者亦未必皆周公之舊也

春秋賓禮表敘

昔者先王爲賓禮以親邦國制爲朝覲聘問會同盟誓之禮所以
協邦交明上下崇體統息紛爭也六年五服一朝又比年一小聘
三年一大聘諸侯則世相朝終其君之世一見而已大行人時聘
以結諸侯之好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
之載及其禮儀是則朝聘會盟由來舊矣當其時諸侯率天下而
羣奉乎一尊天子錫隆施以推恩乎萬國疏數有常期貢賦有常
數資予有常典體統相承尊卑不紊豈非天下爲同大一統之世
哉東遷而後王政不綱諸侯放恣于是列邦不修朝覲之禮而天
王且下聘矣歸賄矣錫命矣終春秋之世魯之朝王者二如京師
者一而如齊至十有一如晉至二十甚者旅見而朝于楚焉天王
來聘者七而魯大夫之聘周者僅四其聘齊至十有六聘晉至二
十四而其受列國之朝則從未嘗報聘焉由魯以知天下而王室
之微諸侯之不臣概可見矣隱桓之世盟會繁興諸侯互結黨以
相軋自莊十三年齊桓爲北杏之會而天下之諸侯始統于一無
敢擅相盟會歷一百五十六年晉伯衰鄆陵始復爲參盟而諸侯
之權復散七國之分擾秦雄之并吞實兆于此蓋嘗綜一經之始
終而論之由王而伯由伯而爲戰國世運遷流殆非一朝一夕之
故矣夫子作春秋以尊王而其于魯論則深未管仲之伯蓋悲王
道之不行而以爲惟伯猶足以維之也至伯統絕而春秋不得不
夷而爲戰國矣觀于朝聘會盟而天下之勢由天子而諸侯而大
夫屢降益下歷歷可見故備列之

春秋軍禮表敘

晉書禮志曰五禮之別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內保大定功者也但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所以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晉文大蒐以示之禮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則蒐狩之于禮大矣哉周衰禮制廢壞軍禮尤甚以魯一國言之其始也縱弛忘備強鄰交侵臨時講武淹留異地其繼也權臣僭竊國柄倒持殲武興師征役不息夫子于此蓋不勝世變之感焉故蒐狩之合禮者皆不書于桓莊之狩必書公志非時與非地也則其平日之忘備而國威之不振可知矣昭定之蒐不言公則軍非其軍國非其國君若贅旒然其得失無與于公也而魯事益不可爲矣爰綜蒐狩之見于經者并大閱治兵與夫乞師獻捷歸俘都爲一編以志魯

之遞衰非一日之故云

春秋嘉禮表敘

先王厚男女之別重繼嗣之原爰定婚禮爲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所以別嫌明微先德後色垂萬世統至深遠也東遷而後禮教不修倫紀廢壞陳靈以君臣宣淫晉文以懷嬴薦寵衛宣有新臺之刺齊襄有南山之行人道同于禽獸典禮棄若弁髦大亂極矣聖人憫焉是故詳其制于禮而嚴其律于春秋自古天子尊無與敵不行親迎之禮娶后則使卿逆上公監之而祭公以專行見譏劉夏以官師致褻春秋志之謹名分窒亂源也十二公之違禮莫甚于莊宣莊公當親喪而主王姬娶仇女而躬納幣宣公倚齊得國結好圖昏卽位未幾速行喪娶有人心者謂宜于此焉

變矣內女爲夫人者七其三不克終不書歸餘皆有故而書鄫季
姬之歸不書歸逮歸寧而反書歸譏在魯也紀叔姬以媵書宋共
姬致三國之媵而亦書賢之也叔姬以子身而全宗祀共姬待傅
姆而蹈烈火秉禮守義皦然不滓庶幾周公之教猶有存焉故大
書特書不一書以爲勸也嗚呼昏禮有六而春秋書納幣逆女與
夫人至從其重者書之也而或失之略或失之過失之略者輕妃
偶而虞不終失之過者誚強鄰而羞宗廟聖人之爲天下後世慮
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春秋譏不親迎論

春秋隱二年紀履緌來迎女公羊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
不親迎也史公于外戚世家云春秋譏不親迎索隱引此傳文以

爲證後儒承其說因于莊之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穀梁曰不正
其親逆于齊也謂親迎合禮不書以親迎讎人之女故書而桓三
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成十四年叔孫僑
如如齊逆女皆主不親迎之說是則公穀及史遷皆以爲諸侯當
親迎千百年來無有異議矣程子獨辨之曰親迎者迎于其所館
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非唯諸侯卽卿大夫亦
然文王親迎于渭周國自在渭旁未嘗出疆也况其時乃爲公子
未爲國君其說精當足正千古之繆文定主不親迎之說而又謂
或迎于其國或迎于境上彙纂譏其未有定見旣曰迎于境上矣
則未入境之先安得不以大夫逆之則三公子之如齊迎女禮也
旣已合禮春秋何以書彙纂譏文定之無定見而究未發明所以

書公子逆女之故則此案終未結余懷此疑凡數年後乃因而斷之曰程子之說是也公羊謂譏不親迎非春秋之旨史公所云蓋習見漢世尊崇后家而援公羊以爲說後儒遂以爲定例過矣輩與遂之書逆女也惡其寵逆黨結強援也僑如之書逆女也惡其通國母擅國權也統觀前後經文而聖人之旨自見與不親迎何涉乎何則輩以隱十一年弑君而桓三年卽爲命卿而逆女遂以文十八年殺子赤而踰年卽冒國喪而逆女此爲結援強大以求追前日滔天之惡僑如以成十四年逆女而十六年卽與姜氏謀逐季孟而出奔此爲專擅國柄以預釀後日竊國之漸此事觀之而書法之故瞭然矣至紀履緌之逆伯姬以吾女遭人倫之變而特詳之亦初非以其不親迎也夫逆女使命卿其常耳必以爲譏

不親迎假令婚于秦楚而爲國君者將舍國事之重越千里踰時月以求婦乎魯十二公之夫人若子氏若妣氏若歸氏均非若齊魯之近也當日必以大夫迎之而春秋不悉書者此正所謂常事不書也昭公娶于吳而魯之諸公未嘗涉吳境此當使誰迎之乎夫春秋之書來逆者若莒慶若齊高固此則親迎矣而春秋書之者惡其以大夫伉諸侯而莊宣二公以國君而自屈故特書之其意各有在亦初不闕乎親迎與不親迎也自公羊爲此說而史遷祖之後世遂成缺案之不可易雖知程子之說之爲是而終莫能撼多爲依稀兩可之論拔本塞源當自公羊始而後是非之說乃定

望溪方氏曰國君之禮異于公子士庶人卿逆而迎于境可矣

越禮而親迎非禮也使親迎爲得禮則莊公如齊逆女當以爲常事而不書矣

春秋王迹拾遺表敘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東遷以後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然當春秋初年聲靈猶未盡泯也鄭伯公爲王左右卿士鄭據虎牢之險號有桃林之塞左提右挈儼然三輔雄封其時賦車萬乘諸侯猶得假王號令以征伐與國故鄭以王師伐邾秦偕王師伐魏二邾本附庸也進爵而爲子滕薛杞本列侯也降爵而爲子伯列國之卿猶請命于天子諸侯之妾猶不敢僭同于夫人虎牢已兼并于鄭仍奪之還王朝曲沃以支子篡宗赫然興師而致討衛朔逆命子突救衛書王人樊皮叛王號公奉命

誅不服庶幾得命德討罪興滅繼絕之義然鄭以懿親而且交質矣曲沃之伐不惟無功日後荀賈且爲晉所滅甚至射王中肩列國無爲王敵愾者而僖王之世命曲沃爲晉侯貪寵賂獎篡弑三綱盡矣嗣後王室益微迨至晉滅虢而襄王復以溫原賜晉舉崤函之險固河內之殷實悉舉而畀諸他人自是王朝不復能出一旅與初年聲勢大異矣嗚呼以文武成康維持鞏固之天下而淩夷衰微至此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惠襄以後世有兄弟之難子頹子帶子朝迭亂王室數數勤諸侯之師蓋齊家之道有闕政本不修皇綱陵遲君子閔焉獨能憑藉先靈稱述祖制折伏強暴若襄王拒請隧定王詰鞮伯而王孫滿以片言卻強楚於近郊之外譬之以太阿授人而欲以朽索控跡馳之馬嗚呼其難哉爰自春

秋始年訖於獲麟列王朝之事之散見經傳者都爲一編于魯春秋之內得二百四十二年之周史亦吾夫子之志也

春秋魯政下逮表敘

從來國家之欲去權臣也必俟其有可指之罪一朝卒然而去之無使不擊不勝至於再擊則彼之聲勢益張蟠附益固而吾之國威亦頓挫又必所與謀者皆正直無私國人素所傾服之臣是故必如舜而後可殛四凶必如周公而後可誅管蔡愚觀昭公乾侯之事而知三家之所以蔓延不可制者非獨三家之罪亦魯之羣公有以自取之也何則國之患莫大乎世卿然相沿已久不可驟革季子有大功而執政卿宜也叔牙以就鍼巫之醜而業許爲立後至如慶父胡爲者通國母弑二君負滔天之惡此斷斷宜

絕其屬籍矣而亦爲立後逮其子敖棄君命從己氏罪尤必誅不

放而其二子儼然爲貴卿從此三家遂如鼎足不可去一父子再

負重罪而寵榮不衰此時魯之威柄已倒地此根本之失首宜歎

息痛恨者也至當日魯之欲去三桓非一世矣患在發之太早謀

之太疏一發于歸父

宣十年

再發于僑如

成十年

三發于南蒯

昭十年至

平子登臺之請而凡四矣每一發不勝則三家之聲望益隆國人

之屬望益切此非欲去之直爲三家立赤幟助之翌而飛也請得

而言之季友有定國之功而其子無佚早死孫行父于文之六年

纔受室爲卿此時年少位卑惟仲遂之言是聽未有可指之罪也

若追論弑子赤之事則宜先誅仲遂而後及行父今歸父以逆賊

之子而欲圖行父忠賢之後且當時行父與蔑俱有賢聲國人豈

能服乎國人不服必不能去不去而君臣之間必不相安此魯之失計一也嗣後行父稍稍肆志矣鞏之戰一怒而興舉國之師役滿朝之將功成志得立廟銘鐘然終成公之世與仲孫蔑共政小心畏懼俱爲賢卿聲望猶出僑如遠甚一旦僑如通於穆姜欲藉晉力以去季孟并欲廢公此時公視季孟如唐之五王而視僑如與其母乃韋后與三思爾非特國人與之并公亦且委心聽任如同舟之遇風此魯之失計二也嗣後行父悟威權之不可去手幽君母刺公子偃然皆藉君意以行之至其子宿乃遂攘奪國政適值襄公幼弱父喪末期卽首城賜邑視叔孟二卿蔑如也行父卒後次當及仲孫蔑蔑之後當及叔孫豹此二子皆賢大夫也魯之舊例執政以次更代俟其人已卒然後遞掌國政而宿之凶醜二

子皆畏之慮其軋已故宿請作中軍而豹卽有政將及子之言不欲與爭旣得國政兵柄在手入鄆以自益城成邑而偃然居叔孫之上凡意如逐君之事皆宿倡導之至宿死而其子紇早卒執政次及叔孫舍舍爲政凡十八年無能革意如之惡且事事欲傾陷叔孫致之死此時之罪狀人人欲傳刃其腹中矣然南蒯特不得志于季氏之徒非能爲國除患一旦造謀智短慮淺謀未及成先懼弗克叛而奔齊身冒不韙而欲除百年之積蠹有是理哉此魯之失計三也當此國威三挫之後魯人視公室眞如死灰之不復然而濡首富貴之徒咸奔走季氏昭公踵此而欲與季爲難此如命遼郃以攻曹瞞其不爲刃出于背者幸爾追維終始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逮季桓子遭陽虎之難急用孔子孔子爲政三年三

都墮其二公私俱安魯國大治此所謂惟禮可以已之者也陽虎謂孔子好從事而亟失時蓋欲招孔子以共圖季氏貨蓋如董卓曹操之流欲以蔡邕荀彧擬孔子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繫易豈不深切著明矣哉

案自僖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在氏春秋經傳之末閱年一百九十三魯之執政共十人季氏凡六人叔孫氏二人孟孫氏一人東門氏一人中閒陽虎執政在定之六七八僅三年爾旋出奔政柄復歸季氏當定之九年季孫斯乘意如凶惡之後遭陽虎幾死僅而得免創鉅痛深乃始用孔子以銷弭禍患孔子建墮三都之議叔季二家墮費墮郈譬之虎穴虎出而羣狼據之虎亦不得歸墮其穴非特公室安并私門亦安此聖人撥

亂反正之大機括也至十二年冬十二月孟氏不肯墮成季叔亦漸漸生悔志慮一變旋不用孔子患難則思之安樂則棄之亦時勢使然至哀之十五年孟氏之成宰公孫宿亦叛入于齊踵南蒯及侯犯之後聖人之言始驗明年孔子亦卒使孔子久于其位當能感悟孟氏使漸就約束而卒以女樂去此天也至哀公之世孔子已告老陪臣之禍已銷而三家復熾哀公復孫于越蹈乾侯之轍尾大不掉之禍至于如此雖聖人其奈之何哉

春秋子野卒論

春秋子野卒左傳曰毀也穀梁曰日卒正也歷漢以迄宋明無有以子野爲弑者獨近日望溪方氏斥之爲弑與子般子赤一例初

見似創迺余反覆觀之而知其說之不可易也胡茅堂氏謂子般子亦被弑而書卒子野過毀而亦書卒不觀傳文何以知其非弑余謂正惟觀傳文而益知其弑無疑特世儒爲成見所封不之察耳蓋嘗學斷斯獄隱之遇弑也傳稱館于寫氏壬辰尹父使賊弑公於寫氏子般之遇弑也傳稱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凡亂臣賊子謀行不軌類不干宮庭慮君之徒御多而耳目廣也必伺其閒於寬閒隱僻之所而後得以肆虐且爲後日譏罪飾奸之地况此傳更明云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入大臣之家而不得反則弑逆之罪季氏將誰逃乎左氏乃云毀此正季之欲蓋而彌彰也且所云毀者以爲哭泣哀傷而毀乎則當在大斂小斂搶天呼地之際以爲歡粥疏食不勝羸瘠而毀

乎則當遲之朞月經年之久今襄公之薨以六月辛巳子野之卒以九月癸巳相去七十五日距襲斂之時則已遠矣胡乃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豈平日倚廬聖室之毀獨無恙次于季氏遂至一毀而卒乎且季氏爲正卿攝國政職當調護嗣君嗣君入其室凡防衛之不周進藥之不謹當惟季是問縱使季無逆謀亦當爲法受惡許世子不當藥而春秋書之曰弑今季豈止不當藥而已故孔子書之與子般子赤一例季孫謀逆之罪當與羽父襄仲同科或者謂賊無主名烏得斥之爲弑曰季孫之惡毒于梁冀而季孫之謀同于霍顯漢質帝于朝會中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遂進酖弑帝霍顯之藥殺許后也乘其產子意子野平日憤襄公之見欺與季有違言而季亦憚其英武計不若昭之童駭易刺遂萌

邪謀而適當倚廬居喪之日霍顯之謀曰婦人大故十死一生可用投藥去季之謀曰子之喪親禮當哀毀可以毀卒飾加至美之名于君父以惑羣聽立其親姊之子以釋羣疑舉朝莫得知通國莫敢議而學士大夫亦遂相蒙以至于今是其謀更巧而心更毒而烏得追于弑逆之誅乎哉或又謂子赤之弑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可以知其弑而此經上下文無所見曰此世儒之拘于近而忽于遠也經于襄二十九年正月書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聞季孫取卞而不敢入於昭元年書取郕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而季孫宿如晉穀梁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之也是季之結援大國動見掣肘擅用甲兵陵逼君父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子野特未與甲以攻季氏不至顯然蒙弑耳謹因方氏之論爲二語叛其狀曰據經文無殊于子般子赤之卒據傳文顯同于寯氏黨氏之事後之折是獄者以是泄焉可也

余見望溪先生之說以爲千古未發急爲說以申明之後閱趙本訥經筵有云公薨而子野卒此與莊公薨而子般卒文公薨而子惡卒何異均未成君均不書地均不書葬蓋子野賢季氏忌之弑野而立昭公以毀言于朝而世不察爾黃若晦通說云曰毀者左氏失之季氏專政以子野非已所立故于其次于季氏而害之以毀聞爾春秋書子野卒于公薨之下情狀顯然又存耕趙氏云卒不于他所而于季氏此疑以傳疑之辭闕三說略同不禁狂喜乃知人心之同然前儒已多有疑及此者不獨

望溪一人之創見也謹附識于此乾隆十年十月中浣九日書
春秋晉中軍表敘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本大國自曲沃武公以支
子奪宗莊公十六年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從侯小國之制
至閔公元年晉獻公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
耿滅霍滅魏時尙未有中軍也僖公二十七年文公蒐于被廬作
三軍謀元帥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中軍于是始二十八年復
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避天子
六軍之名故名三行三行無佐三十一年秋蒐于清原更作五軍
以禦狄罷去三行更爲上下新軍文公六年春晉襄公蒐于夷舍
三軍罷五軍復三軍之制以趙盾爲中軍將成公三年十二月晉

景公賞鞏之功作六軍韓厥趙括鞏趙盾皆爲卿擬
于天子矣六年晉遷新田韓厥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是時樂書
爲中軍將曰新中軍創出也十三年晉厲公伐秦韓厥將下軍趙
旃代韓厥將新軍是新中軍在下軍佐之下矣十六年鄢陵之戰
卻縠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復罷是爲四軍襄公三年晉悼公
使魏絳佐新軍新軍皆有將佐二卿鄭子展謂晉四軍無闕八卿
和睦知營謂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是也至十三年蒐
于縣上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
下軍魏絳佐之將佐皆遷于是新軍無帥悼公難其人使其什吏
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十四年歸自伐秦遂舍新軍復還三
軍之舊自是終春秋之世晉軍制不復變更中軍本司徒之職晉

以僖侯諱廢司徒爲中軍自翼侯以前宋人春秋故其時中軍不著文公圖伯以後世有賢佐國以日強諸侯咸服雖經靈厲無道而小國不敢叛自韓起雖賢而弱末年漸不能制其同列范鞅更爲黷貨趙氏繼之與范中行相仇怨晉以失伯而三分之勢遂成嗚呼考其次第亦治亂得失之鑒也

春秋楚令尹敘

楚自桓公六年武王侵隨始見左傳其時鬬伯比當國主謀議不著官稱十一年莫敖屈瑕盟貳軫敗鄢師於蒲騷時則莫敖爲尊官亦未有令尹之號至莊四年武王伐隨卒於櫟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澁營軍臨隨令尹與莫敖並稱亦不知其尊卑何別也嗣後莫敖之官或設或不設閒與司馬並列令尹之下

而令尹以次相授至戰國猶仍其名其官大都以公子或嗣君爲之他人莫得與也其軍制則分爲二廣中軍不必皆令尹將邲之戰沈尹將中軍

時爲沈尹者莊王之子公子貞也

而孫叔敖不與鄢陵之役司馬子反

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蓋楚以令尹當國而司馬則專主兵事將相微分與晉制畧異矣子辛多欲而陳棄楚卽晉囊瓦貪而信讒而唐蔡道吳入郢迹其利害班班可考焉自令尹鬬祁而下歷二十三年而子元欲蠱文夫人中更文王堵敖兩世不著其令尹姓氏獨哀十七年子穀對葉公之言可以參考而互見聊復補之以俟篤于左者之考定云

春秋楚令尹論

國家之勢不外重則內重外重之弊權奪于異姓內重之弊勢落

于宗藩故漢懲七國之反而削奪諸侯王卒成王莽之禍晉懲魏
孤立之弊而大封諸子旋釀八王之亂二者嘗循環而相因我觀
春秋之世晉分於韓趙魏齊纂於陳氏此外重之弊也魯之政逮
於三桓衛之政由於孫寧宋之亂鍾於華向此內重之弊也蓋世
卿爲春秋列國之通弊而晉以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故文公
諸子孫雍仕秦樂仕陳黑臀仕周無在本國者惟悼公之弟揚干
與其子公子慤二人見傳終不聞其當國秉政爲卿故通經無書
晉公子來聘之事而權奪於韓趙魏矣齊之公族高國崔慶忒睢
暴戾自取滅亡卒爲陳氏所覆此亦天運使然楚以蠻夷之國而
自春秋迄戰國四五百年其勢常強于諸侯卒無上陵下替之漸
者其得立國之制之最善者乎楚以令尹當國執政而自子文以

後若鬬氏成氏蔣氏陽氏皆公族子孫世相授受絕不聞以
異姓爲之可以矯齊晉之弊然一有罪戾隨即誅死子玉子反以
喪師誅子上以避敵誅子辛以貪欲誅子南以多寵人誅絕不赦
宥可以矯魯衛宋之弊以肺腑而膺國重寄則根本盛強以重臣
而驟行顯戮則百僚震懼且政權畫一則無牽制爭競之病責任
重大則無誘罪偷安之咎楚之國法行而綱紀立於是乎在或者
以秦之用孟明晉之不殺荀林父以是爲楚咎曰此自朝廷宥過
之典可偶一用之然晉亦未爲得也若魯之慶父弑二君而卒立
其後爲孟孫氏公孫敖從已氏而卒歸公孫敖之喪此則魯之法
紀倒地其終至乾侯之孫宜矣

楚子囊城郢論

左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後四十年而子囊之孫囊瓦秉政首成其志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諸侯守在四境後世以沈尹戌爲名言而以子囊爲詬厲宋仁宗朝契丹有警時范文正公爲諫官請大脩京城因公夷簡笑曰此子囊城郢計也命宿重兵於北京大名府卒以無事當時以呂公爲持重而以范公爲少不更事嗚呼世儒徒以成敗論人徒見囊瓦城郢而昭王卒至於出奔呂公絀范公之計而宋室卒保於無事遂以此爲定論其實子囊之城郢未必非卽孟子鑿斯池築斯城之計也呂公之絀范公未必是後世成靖康之禍者未必不自呂公啟之也蓋嘗綜其大勢而論之當吳兵之長驅而向楚也孤軍身入轉戰千里昭王正宜

固守國都厲兵登陴堅壁清野不出十日救援必至爲吳者諒兵堅城之下師老財匱楚之屬邑截其歸路四面夾攻此時如虎入陷阱闔閭之君臣可坐縛則子囊之城郢正是社稷之至計失在囊瓦信讒不仁人心離叛而昭王輕棄國本狼狽出走自取滅亡此孟子所謂高城深池委而去之者奈何併共城郢而重訾之哉世傳宋祖之營京城也命趙韓王以圖上怒擲諸地徐取幅紙以筆塗之曰依此營造城衢街巷如蚯蚓屈曲乘輿出多阻礙子孫莫敢違其制後蔡京務侈大改其式從方廣正直粘罕來攻命植砲四隅一砲所擊隨手摧壞始識太祖之遠慮夫當仁宗之朝未經蔡京之改制使常用范文正公之策高城淩隍嚴設守備則當靖康之世亦可堅守以待四方之援不至有青城之辱矣徒以子

襄城郢爲嗤笑而不知城郢未始非社稷之至計此又可與楚昭之事連類而並觀之也後宋百年而金復都汴木虎高琪築京城糜費累日萬元速不臺以百萬之師盡銳來攻不克卒講和而退唐德宗幸奉天朱泚圍困京城踰年卒能殲厥巨魁光復舊物此尤深根固本之關於長算可爲明效大驗者也然則沈尹之言非歟曰此又不可偏廢也當疆場告警而遽爲嬰城自守之計勢必人心驚惶訛言四起外爲敵人所窺而內解將士之志此爲不戰而自敗爲國家者平日懷勇夫重閉之戒而臨事持從容鎮定之度故子囊言之于四十年之前則爲老成之忠謀而囊瓦爲之於四十年之後則爲怯懦以誤國論者當綜前後之時勢而觀之未可泛然爲執一之論也

春秋宋執政表敘

中州爲天下之樞而宋鄭爲大國地居要害國又差強故伯之未興也宋與鄭常相關爭逮伯之興宋鄭常供車賦潔玉帛犧牲以待于境上亦地勢然也顧春秋時宋最喜事春秋之局變多自宋起當齊桓之伯宋嘗先諸侯以求盟桓死而襄繼之求諸侯于楚卒至執于孟傷于泓楚遂橫行不可制而春秋之局于是乎一變繼恃其有禮于晉公子遠公子反國首先輔晉成伯業鄭衛陳蔡翕然從服而春秋之局於是乎再變最後華元欲合晉楚向戌以弭兵爲名令晉楚之從交相見卒至宋虢之盟楚先晉黃池之役吳先晉舉中原之勢凌夷而折入于吳楚悉向戌爲之禍首而春秋之局于是乎三變厥後南里之叛晉已失伯而吳楚帥兵以助

叛人夫非宋自階之厲歟敘其次第于南北勝復之故有深感焉
亦春秋升降之一大機也其執政不拘一官孔父以大司馬華督
以太宰華元以右師向戌以左師樂喜以司城與晉楚又異

春秋鄭執政表敘

世嘗謂鄭莊公鍊事而黠宋襄公喜事而狂然此二者兩國遂成
爲風俗宋之狂非始于襄公也殤公受其兄之讓而旋仇其子至
十年十一戰卒召華督之弑此非狂乎下及莊公馮以下諸君以
及華元不忍鄙我之憾而旋致析骸易子之慘向戌貪弭兵之功
而使天下諸侯僕僕楚廷馴至晉伯熄而楚氛熾其狂之禍遂中
于天下至鄭則不然明事勢識利害常首鼠晉楚兩大國之間視
其強弱以爲向背貪利若鶩棄信如土故當天下無伯則先叛天

下有伯則後服其先叛也懼楚也齊桓公以僖十七年冬十二月
卒而鄭文明年春正月卽朝楚邲之戰鄭首先叛晉堅事楚者十
二年中間以與許訟不勝改而從晉至成九年貪楚之重賂復從
楚未三年復從晉至成十六年貪汝陰之田復從楚投骨于地就
而食之搖尾乞憐者鄭之謂也其後服也欲以諸侯之力斃楚使
楚不敢與爭也莊十六年與齊桓同盟于幽明年卽不朝歷十三
年復同盟于幽至僖五年首止之盟復逃而從楚晉文之興踐土
甫盟而明年翟泉復不至燭之武復問晉事秦旋召杞子之謀不
得不從晉未及五六年復與陳蔡偕楚爲厥貉之次矣每間伯主
之有事則侵伐小國以自益晝伏夜行竊食益益常懼人覺者鄭
之謂也然亦因此得保其國常倔強于諸侯間以中國四戰之地

迭受晉楚之侵伐而能國威不挫民力不疲雖當晉楚之伯已衰猶能與宋相鬪爭者蓋亦地勢使然其君臣積習之久而遂成爲風俗歟鄭之君且勿論其大臣執政如子良子駟子展之徒遞掌國政五十餘年其謀議具見于左傳子良之言曰晉楚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子駟之言曰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子展之言曰吾伐宋晉師必至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晉其揣量兩國之情形狡矣黠矣故其術常出于頑鈍無恥卑污忍垢民鮮懼戰鬪之苦而有征賦之擾其時國勢亦賴以少安子產繼之能折衷于大道適遇向戌弭兵兩事晉楚能事楚而不受楚害事晉而不爲晉屈本之以禮而善其辭令故仲尼稱之有君子之道蓋委蛇以從時權宜以濟變又

非黠之謂矣竊嘗以春秋列國之情形譬之秦楚如虎狼鄭如黠鼠宋如獍犬鼠之鬻物也以漸鄭莊以隱十一年入許旋使許叔居許東偏卒還其國後屢侵伐之直至定六年游速因楚敗而始滅許首尾歷二百餘年犬之噬人也以暴宋襄甫嗣齊伯而卽執滕子嬰齊用鄆子于次睢之社宋景當晉楚之衰天下無伯伐邾侵鄭遂執曹伯以歸殺之狂醜四出不可嚮邇蓋終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宋鄭立國之大較也此由封建之貽害積漸至此後世易爲郡縣朝不道則夕黜之夕不道則朝黜之豈特虎狼遠屏凡鼠竊狗偷俱不容于大一統之世矣鄭自中葉以後執政之上更有當國蓋自襄二年鄭成公卒介于晉楚國家多難成公命子罕當國攝君事非常法自後子駟子孔子展世有當國之號其執政

春秋大事表卷三
常不依卿之位次子皮父子世爲上卿位居子產之上與魯宋又
異

春秋齊楚爭盟表敘

五霸之中仲尼獨許齊桓然論者謂自桓伯而天下遂不復知有
王吾謂春秋之世之趨于伯非自桓始也桓八年楚已合諸侯于
沈鹿矣十一年屈瑕盟貳軫矣脫無齊桓而天下之勢將遂折而
入于楚故當日之望齊桓如槁旱之望甘雨也然而齊桓攘楚之
功十分不及晉文之一何也城濮一戰而天下翕然宗晉齊桓盟
召陵未踰年而楚人滅弦又踰年而楚人圍許滅黃伐徐楚之桀
驚曾不能稍減其分毫故穀梁子謂桓之得志爲僅此非桓之劣
于晉文也管仲與子文並世而生管仲有節制之師而子文亦有

持重之計召陵之役按兵不出遣屈完如師方城漢水數言隱然
有堅壁清野以逸待勞之計故桓不得已成盟而退于楚未大創
故天下從違之勢未分也使如得臣之輕脫囊瓦之不仁一戰而
勝全師壓楚責其僭王與侵奪諸侯之罪還楚舊號悉返侵地終
齊桓之世不動豈非赫然王者之師哉然齊桓之志志在服鄭而
已當日北方多故桓公之爲備者多狄病邢衛山戎病燕淮夷病
杞伊雒之戎爲慮王室方左支右吾之不暇明知天下之大患在
楚而未暇以楚爲事以爲王畿之鄭能不向楚則事畢矣故終其
身竭力以圖之至如楚之江黃晉之虞虢桓公以爲鞭長不及無
如何也且管仲佐桓公圖伯以來以大義服人未嘗交兵與諸侯
一戰其意以愛養民力勤恤諸侯爲事故仲尼許其仁爲其不勞

民力以戰攻也而孟子噙其功烈之卑爲其不能服楚制晉大王者之烈也此則桓公之世爲之也

春秋宋楚爭盟表敘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說者謂宋襄之勢于孟傷于泓由其國小力絀使然其說得之矣而不盡然也以宋襄之國而苟以齊桓之道用之則亦可以不至于敗以齊桓之大而苟以宋襄之術馭之則傷威損重其去楚靈也不遠蘇子有言人有十夫之力苟終日狂呼跳浪則三尺童子亦可制其後我觀齊桓之伯蓋終其身未嘗用戰爭之力也存三亡國而未嘗加兵于狄合八國之師整兵召陵成盟而退其于淮夷山戎止以先聲馭之務在保安弱小使各安宇下而已而又能克己以下小國遇魯則身至

魯地遇宋則序先宋人其與師當更迭用之令各就近爲侵伐而不役之于遠故東征西討而民力不疲數動與國而諸侯不怨而宋則反是方齊桓之卒也汲汲乎欲代其任而首先與齊戰幸而一勝則翹然自喜以爲天下莫與敵于是一會虐二國之君五年之中無歲不興師伐曹伐鄭馴至排不測之強楚軍敗國蹙旋以身斃嗚呼其輕用民力若是雖使齊晉之大其能有濟哉夫以晉文之兵力猶兢兢示禮示信示義逮合齊秦兩大國而後敢與楚戰宋襄以孤軍單進又不乘險擇利雖以晉文處此亦必敗而況小國乎後來惟楚靈以咆哮之質適當晉之不振威脅小國北方之諸侯俯首帖耳恐後然未幾而外怨內叛棄疾一呼反者四起適趣其申亥氏之變此所謂有十夫之力而終日狂呼跳浪以至

于斃者也如宋襄者則以阨弱之夫而舉鼎絕臚而死豈不可哀也哉

春秋於齊晉外加意於宋論

公羊屢發傳爲王者之後記異先儒深闢之以爲杞亦王者之後何以不記不知公羊之說未可厚非也杞棄其故都而自卽於東夷無關於天下之故而宋居天下要樞晉楚之所視以爲強弱故春秋恒重之亦初不因其爲王者之後也考春秋一書書雨螽于宋隕石于宋五六鵠退飛過宋都以及宋大水宋災他國之災異未有如此其詳悉者也又如會未有書其所爲者而會于稷則云成宋亂會澶淵則曰宋災故是聖人特筆志貶盟亦未有書其所爲者盟于薄則曰釋宋公是聖人特筆志褒晉楚爭宋鄭而鄭及

楚平春秋不志至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大書特書蓋宋爲中國門戶當倔強不肯卽楚以爲東諸侯之衛至宋卽楚而天下之事去矣故晉文晉悼之興首有事于救宋先軫曰取威定伯於此乎在韓獻子曰成伯安疆自此始宋之關於天下利害非細故也楚顧之滑夏也於僖二十六年圍宋楚莊之爭伯也於宣十四年又圍宋至向戌爲弭兵之策合天下諸侯盟于宋而伯統絕而蠻夷橫矣謂春秋全無意於宋者豈識春秋之旨哉

春秋晉楚爭盟表敘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子朱子專以伐楚一事言之其說蓋原于杜氏愚竊意其非然也論其譎與正之大者如齊桓不納鄭子華之請而晉文因元咺執衛侯齊桓定王世子

春秋大事表卷三
而拜天子之胙晉文則至請隧其規模之正大事事不如齊桓至
論城濮之戰則勝召陵遠甚何則召陵雖盟而楚滅弦圍許毫無
顧忌蔡鄭亦未敢卽從齊至如城濮一勝而天下之諸侯如決大
川而東之其功之大小寧可以數計哉論者曰晉不宜伐衛以致
楚尤不當矜兵力以求必勝其說皆非也論當日從楚之罪則曹
衛爲罪首何則楚之最近者許蔡其次則陳又其次則鄭諸國之
從楚實迫于不得已若衛爲北方大國而曹介在齊魯之間與楚
風馬牛不相及又均爲文昭之後其相率而從楚何爲者原楚之
意不過欲結衛以摭晉結曹以來齊魯使天下諸侯俱南面朝楚
而止耳此門庭之寇匪直爲報怨之私而已也且論者之意果以
爲晉不伐衛而遂可以勝楚晉不勝楚而晉遂可以伯乎尤非也

不勝楚則楚之虐餓未息而不伐曹衛勢必加兵于陳蔡鄭許目
前齊宋之急未易解也且使晉而動兵于四國勞兵頓師而楚檄
曹衛議其後令楚反得仗義之名而晉有孤軍轉戰腹背受敵之
苦勝負未可知孰若蹙方張之寇于大河四戰之地一舉勝之爲
中原立赤幟聖人宜錄其不世之功不宜以爲譎而訾之也且當
日之時勢何如者魯從楚矣宋亦嘗及楚平矣魯又乞師伐齊取
穀楚兵威所未及者周與晉耳斯時楚顧之橫埒于安史而晉文
之功侔于李郭假令以安史之桀驁唐室能仗義執言以服之乎
李郭百計殄之收復京師而論功之際乃謂其兵出詭道非王者
之師鯁鯁焉議其後恐朱子之綱目其書法不應如是或又謂子
所論者後世之事耳春秋未遠三代不可以戰爭論曰果如是則

宋襄有明驗矣不重傷不禽二毛而遂至敗于泓令晉文而守拙
方之見城濮一挫周室將不可問其利害孰爲大小而又可執儒
者之見以議之乎劉氏做乃謂宋襄能守信義雖師敗國削非其
恥又謂周末諸侯交爭賤守信而好奇功故穀梁子亦以宋公爲
非嗚呼是皆杜氏誦而不正之說誤之其弊馴至陳餘儒者不用
詐謀奇計卒爲泚水之擒而後已豈不謬哉

春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論

據左氏傳滅庸者楚也而經文列書秦人巴人畧無異辭文定因
謂庸有取滅之道而爲賈善謀國春秋以是滅楚之罪嗟乎春秋
豈爲楚計得失哉就使謀國果善亦祇益其狡焉啓疆憑陵中夏
之計乃春秋之所深惡聖人曷爲予之其所以詳書不殺者實著

楚之交深黨固橫行無忌將有問鼎之漸關於天下之故而書之

也考楚武文之世巴庸嘗病楚楚方經營近境之不暇未敢以全

力與中國爭而城濮之役秦助晉攘楚楚威稍挫中國得安枕者

十五年今以晉靈幼弱楚莊暴興乃連結巴秦滅庸庸與麋俱爲

今鄖陽府境麋今鄖陽府鄖縣又竹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卽庸國地界連秦隴楚得其地則勢益西

北逼近周晉且滅庸而楚之內難夷矣連巴秦而楚之外援固矣

滅庸以塞晉之前結秦以撓晉之後斯不待陸渾興師而早知其

有窺覷周鼎之志矣且夫庸非小弱也周武時曾佐伐紂立國已

數百年晉欒武子嘗稱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申儆之

蓋亦重大其事其所屬魚邑實爲今夔州府奉節縣地跨兩省居

秦楚巴三國之界故不結巴秦則不得滅庸庸滅而秦楚合勢中

國之藩籬撤矣夫讀春秋者貴合數十年之事以徐考其時勢不當就一句內執文法以求褒貶宜合天下而統觀大勢不當就一國內拘傳事以斷其是非春秋爲天下之無王作非爲一國作也矧吳楚蠻夷其謀國之善否何關於聖人之慮又況其爲封豕長蛇吞噬上國者哉前此翟泉于溫之盟秦人皆與志秦晉之合晉伯之所以盛今此楚秦滅庸志秦楚之合晉伯之所以衰晉伯之盛衰周室之安危係焉不可以弗志也胡傳固非而張氏洽亦第謂楚宜制服之而已不當遽夷人宗社以是爲楚罪猶屬管窺之見夫春秋豈沾沾焉責楚之滅庸而已哉

春秋時楚始終以蔡爲門戶論

楚在春秋北向以爭中夏首滅呂滅申滅息其未滅而服屬於楚者曰蔡蔡爲今汝寧府上蔡縣汝寧諸小國盡屬於楚獨蔡存故蔡自中葉以後於楚無役不從如虎之有偃而中國欲攘楚必先有事於蔡僖四年齊桓爲召陵之師經云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蓋齊不伐楚則不能長驅而至于陘也定四年吳闔閭之人郢也經云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蓋吳不得蔡爲嚮導則不能深入要害因以直造郢都也蓋蔡居淮汝之間在楚之北爲楚屏蔽孰知楚里道其俗自古稱强悍故春秋時服楚最早從楚最堅受楚之禍最深而其爲楚之禍亦最烈始以楚爲可恃故甘心服從逮不堪命而反噬則楚亦幾亡故讀春秋者必孰曉地理而後可知春秋之兵法而後可知聖人之書法乃後儒之以一字爲褒貶者則曰侵蔡爲蔡姬故書

曰遂是聖人貶之也蔡用吳破楚能報數世之怨書曰以是聖人
褒之也皆不考實事懸空臆斷殊不知齊桓以天下之故而伐楚
積謀二十餘年豈爲一姬其曰蔡姬者或反借此爲兵端若不討
蔡之從楚使楚不忌而預爲之備因得輕行掩襲疾驅至陘而吳
自舍舟淮汭^金過蔡境蔡來會之道吳自江南壽州陸行經義陽
三關之險至湖廣漢川縣小別山深入敵地一千一百里此非唐
侯所能與故雖與唐偕而獨書蔡侯此皆當日之實事聖人豈有
褒貶于其閒哉夫春秋之作因魯史魯史之書因赴告故孰玩經
文而列國之地形與當日之兵勢瞭然可見矣自哀三年吳遷蔡
于州來汝寧之地全爲楚有中國始無事于蔡而蔡亦旋爲楚滅
自定公以上蔡爲中國與楚之利害豈不歷歷可驗也哉

晉悼公論

悼公乘再伯之餘再合諸侯天下翕然宗晉論者謂較文公之創
始稍易然文公一戰而伯而晉悼蕭魚服鄭則八年九合而後定
之何遲速之相懸若此曰此其故未可以一概論也當文公之時
天下之勢已盡屬楚曹衛魯宋延及北方之諸侯此如陰之進而
至于剝削極當復故文公一出而如日再中是循環之理則然至
悼公時所未服者鄭耳鄭舊屬楚其勢未可以旦夕服而當日楚
之執政如子囊者又堅忍持重非如得臣之輕脫以償事故其勢
常迭進而迭退非要之以持久而老之以不戰則徒暴骨以逞而
無當于服楚之大計故當日之謀臣知長慮卻顧爲國本計者無
如魏絳制勝廟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無知知營此兩人均非如

狐偃先軫爲推鋒出奇慄銳果敢之計者魏絳之最得者在定和我之策以專事中夏建息民之謀使國力不竭則旣得於國本矣然後知縈復用孟獻子之言城虎牢以扼地勢卻荀偃速戰之策三分四軍以道敝楚人而其要尤莫如戍虎牢何則鄭爲南北之中其距晉楚道里俱各半若徒道敝楚人恐楚敝而諸侯之力亦敝故畱宿勁兵于虎牢則我爲主而楚爲客諸侯散則各歸其國聚則兵衆不勞而畢具反客爲主靜以待動以逸制勞此固不待交鋒而楚已望風而卻避矣或者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道敝諸侯以來之也曰戍虎牢者所以保鄭非以爭鄭也鄭未嘗不願服于晉特慮爲楚所擾故欲兩事以苟免其心蓋不得已戍之則鄭在晉之宇下楚不敢北向以爭鄭以鄭屏楚而東諸

侯始得晏然攘楚以安中夏其計無出于此吾怪夫世之好爲議論者以服鄭爲勞民而以范匄之棄陳爲失策此皆一偏之見而不審時勢之論夫陳蔡與許服楚已久其國去楚又近必欲致三國之服從此如齊桓之伐楚合江黃而適以速楚之滅也當春秋襄昭之世中國至服鄭而止以鄭爲南北之界使曹衛魯宋常服晉而陳蔡與許常服楚各共犧牲玉帛以事其大國豈至使晉楚之從交相見帥天下之諸侯僕僕哉愚嘗反覆究悼公之事善其君臣能識大勢持重以服鄭卽趙充國屯田以制羌之計棄陳而不事卽賈捐之棄珠厓之計蓋其集效視文公爲遲而其規模較可經久使晉之君世世守之伯業常存可也

春秋吳晉爭盟表敘

晉用申公之計用吳以犄楚其後吳卒破楚入郢馴至爲患于方夏病齊及魯與晉爭長于黃池論者因以咎晉之失計自啟門庭之寇其實非也晉欲制楚則不得不用吳吳之所以橫不可制者咎在晉君失政六卿各擅強權不復以諸侯爲事失不在用吳也何以言之楚之強天下莫能抗日者齊桓嘗欲攘楚矣不得已而用江黃一會于貫再會于陽穀徐而興召陵之師春秋詳書其事以美之然江黃國小而近楚楚滅江黃而桓公不能救也是無益于制楚之事而徒以速江黃之滅若吳則不然在楚之肘腋而力足與楚相抗自成七年入州來楚內有吳釁奔命不暇遂不復加兵于宋鄭中國藉以息肩者數十年日後晉復用向戌弭兵之說委天下諸侯南向而朝楚晉亦偃然弛備無復有經營諸侯之心

楚得肆其驕橫爭長壇坫至靈王遂大會諸侯于申楚熈而吳熾因遂踵其故轍是則吳之所以爭長黃池者由於當日之玩楚而使楚得志非用吳之過也向使晉常脩悼公之業雖明知弭兵之說之不可卻而嚴兵以待之楚人爭先則正辭以折之楚必俯首帖耳而不敢動楚不敢動而吳亦無緣萌其覬覦烏有召吳而反爲吳病者哉且晉自昭十三年平止之盟而後晉已失伯齊景欲嗣興而不能宋魯鄭衛皇皇焉無所依故吳得乘虛而爭伯中國就使天下不折而入于吳亦必折而入于楚吳楚于中國固無分也況是時晉政已移于三家天下久已無晉君子之責晉者謂急宜發憤自立速收三家之權必使先有晉而後可以制吳不必以前日之用吳爲晉詬病嗚呼自古資鄰國之兵以集事鮮有不被

其患者而能自強則無之唐興嘗資突厥矣其後太宗卒擒頡利
中興嘗資回紇矣而卒恭順爲國外藩彼所用者第一時之力而
能自固于根本之地故能有利而無害城濮之役文公嘗用齊秦
日後秦雖構怨而不能爲晉病也且以桓公之盛未有能獨力制
楚者以悼公之用吳較之齊桓之用江黃其利害豈不較然著明
也哉余因撮其先後諸事都爲一編使後之論吳晉者有考焉
春秋齊晉爭盟表敘

案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晏投壺齊侯舉矢曰有酒有澠有肉如
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是時景公窺晉之衰已有互相爭長之志
屬當平止之會晉已不復能宗諸侯楚新斃于吳無復北方之志
而吳亦未遽爭衡于中國齊得于此時收召列辟得鄭得衛得魯

復得宋夫以齊之強承桓公之餘烈又當晉楚俱衰之後因利乘
便使能正魯意如之罪反昭公而君之伸大義于天下此如順風
而呼何遽不能伐晉主盟哉乃鄆陵之盟信子猶之讒卒佚天討
且于晉則助臣以叛君于衛則助子以拒父三綱既絕猶欲軋晉
而求諸侯是卻行而求前也卒之內不能正其家溺意嬖寵耽樂
忘禍廢長立少輕棄國本權臣乘閒得行篡弑數年之間遂移陳
氏與晉爭疆卒與晉同斃嗚呼亦可悲矣孔子告景公曰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所以起膏肓而拯廢痼者豈不深切著明也哉故自
鄆陵之會訖于景公之歿爭伯凡二十八年撮略其傳著于篇

春秋秦晉交兵表敘

賈生有言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春秋大事表卷三
鳴呼此周秦興廢之一大機也考春秋之世秦晉七十年之戰伐以爭崤函而秦之所以終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惠公之入也賂秦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蓋自華陰以及河南府之嵩縣南至鄧州凡六百里皆古虢略地桃林之險在焉賂秦則晉之地險盡失蓋以空言市秦而實不與也逮戰韓獲晉侯秦始征晉河東不二年復歸之晉春秋雖當日天子所賜苟其民不服則亦不得而有隱十一年王以盟向易蔣邲之田於鄭未幾盟向叛鄭歸王王遷盟向之民于邲襄王錫晉以南陽而溫原之民不服晉況此時晉兵力尙強秦蓋知其力不能有故索質子于晉因而歸之以爲名耳逮穆公暮年年老智昏越千里而襲鄭蓋乘文公之沒斬滅鄭而有之其地反出周晉之東使衰經之師不出秦將

包陝洛亘崤函其爲患且十倍于楚幸而崤師一敗遞遂竄伏其後迭相攻擊歷三四世終不能越大河以東一步成十一年秦晉爲成秦史顯盟晉于河東晉卻犇盟秦于河西截然兩界如天塹之不可越使三晉不以其全力制秦秦終不敢東出周室何自有窺關之漸哉余嘗持論謂晉獻公滅虢而周室無復有西歸之計然使晉不滅虢虢必入秦而秦于周爲切膚之災于鄭成密邇之勢夫楚爭鄭而晉得以救之者以楚去鄭稍遠而晉得陝虢庇鄭宇宇下能聯絡東諸侯以爲之援也秦若滅虢則晉與鄭隔絕而鄭在秦掌握中秦伐鄭而晉不能救也秦得鄭則周室如累卵三川之亡且不待赧王之世故周之得以支持四百年者以晉得虢略之地能爲周西向以拒秦也周秦廢興之故豈不重係乎此

哉

春秋晉楚交兵表敘

春秋時晉楚之大戰三曰城濮曰邲曰鄢陵其餘偏師凡十餘遇非晉避楚則楚避晉未嘗連兵苦戰如秦晉吳楚之相報復無已也其用兵嘗以爭陳鄭與國未嘗攻城入邑如晉取少梁秦取北徵之必略其地以相當也何則晉楚勢處遙遠地非犬牙相齧其興師必連大眾師師于諸侯動必數月而後集事故其戰嘗不數戰則動關天下之向背城濮勝而天下諸侯翕然從晉邲勝而天下諸侯翕然從楚惟鄢陵之勝鄭猶倔強至悼公而後服之故文公之伯務一戰以勝楚悼公之伯務不戰以罷楚逮向戌爲弭兵之說而天下之大事去矣然此非獨向戌之罪也當晉楚盟宋時

天下尙多與晉而不與楚晉強而楚弱使當時晉嚴兵以待楚楚必不敢萌先歆之志卽楚人請之而晉正辭以折其銳不可則整軍而退帥諸侯以申罪致討于楚楚必不敢動乃趙武守匹夫之信以藩爲軍惴惴懼楚之衷甲謀變以請先歆則聽以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則聽叔向空爲大言以自慰俾楚得執前言爲要質魯宋諸國僕僕于楚之庭甚至楚虔驕橫執殺陳蔡之君晉猶恐瀆齊盟而卑辭請楚曾不敢發一矢相加遺趙武叔向豈非當日之罪人也哉自弭兵之後晉之君臣偃然弛備不復以諸侯爲事歷楚之郊敖靈平三世晉不能復出兵東向者四十餘年如病痿不能起至囊瓦不仁從楚之國悉起從晉晉合十八國之師自桓文以來所未嘗有而徒潛掠楚境以大功歸諸僻陋之吳而晉之伯

業于是乎終矣嗣及六卿相軋日尋干戈至哀之四年晉人且執戎蠻子以歸楚儼然以京師之禮事之晉之爲晉亦可哀矣哉

春秋吳楚交兵表敘

聞之敵在千里者患生于有象敵在肘腋者患發於不虞楚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天下莫之與抗而吳卒入郢吳破楚勝齊敵晉威行於中夏而越以入吳此如猛獸之畏鼯鼠巨木之畏蜴蜥獨是吳自分封以來數百年入春秋常服屬于楚至壽夢而遂不可制說者謂此是申公巫臣教之似矣而猶未詳其利害之實也余嘗究觀左氏而知吳地水行其性不能以陸故其會晉也于蒲則不能至于鍾離而後至于鷄澤則不能至于戚而後至晉侯徵平止之會吳以水道不可辭哀九年倣師伐齊則先溝通江淮矣十

三年會晉黃池則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矣是知吳不能一日而廢舟楫之用也然以此與楚角則萬萬不能勝何則舟楫之用在江湖而長江之險吳楚所共楚實居上流故其用兵常棄舟楫之用而爭車乘之利最其前後數百戰鳩茲之役則楚勝而吳之報之也伐楚取駕朱方之役則楚勝而吳之報之也則取楚棘櫟麻蓋舍其習用之技而常從陸路瞰其東北以避楚長江直下之險當其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也贏糧起險深入內地蓋用蔡人爲嚮道而又得子胥伯嚭報仇死戰之士孤軍單進轉戰千里自非熟練車乘不能爲用然後知巫臣之教吳其患在楚數十年之後非止一時之疲于奔命而已也向非巫臣教吳以乘車射御則楚軸轡之師從漢口順流而下譬如屋上建瓴水而注之地而

吳以舟師仰攻勢必不勝向之甘于役屬者職是故耳夫吳之爭州來也凡七十年三用大眾而後奄有其地蓋亦欲去江路而阻淮爲固扼楚咽喉爲進戰退守之資故日後以季子賢人撫綏之復遷蔡以實之其舍舟淮汭直走漢濱蓋逆料楚瓦不仁勢必離散亦必先于此用重兵屯守據險設伏爲歸路計故楚司馬戊議悉方城之外以毀其舟還塞城口當日其計不行就令得行而吳必有與敵以不可勝者不然吳之全軍且如覆釜無噍類矣闔閭君臣豈肯出此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哉嗚呼古之善戰者常因地以制宜隨時以適變吳舍舟用車而卒破楚晉毀車用卒而能勝翟至戰國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後世遂用爲長技而車戰且成古法不可用唐房琯一用之而敗明孫傳庭再用之而亦敗矣古

今之世變豈可一律論哉

春秋吳楚柏舉之戰論

春秋吳楚柏舉之戰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孔穎達曰小別當在大別之東蓋子常自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其自東而漸西也高江村駁之曰以地形攷之大別在漢陽小別在漢川柏舉在麻城漢川在漢陽之西北百七十里麻城在漢陽之東北與孔說正相反蓋孔誤也余案高氏之言信矣獨是吳在東楚在西楚子常三戰不能勝吳吳無緣有退歸而東之理故孔氏有此臆斷然余嘗反覆攷之而知其所由然也蓋吳當淮汭卽舍舟自豫章與楚夾漢漢卽今之漢口淮汭卽今之壽州自壽州至漢口九百餘里懸師深入餉道不繼此亦如齊莊公之伐晉入孟門

登太行第欲蹂踐其內地以矜威武耳此時非果有破都滅國之謀也故其戰常且鬪且卻欲退歸淮汭以收師而返傳云自小別至于大別庚午陳於柏舉從小別至柏舉東移凡三百里則其志可知矣且司馬戍議毀舟而還塞城口世以爲善計然余謂闔閭君臣不應獨愚至此古之善爲兵者過險必令搜山沿途當爲設伏一以防敵之邀截一以爲已之應援故亞夫之入滎陽也先使搜人於淆澗之間得之陽明之攻宸濠也先搜城外伏兵當吳兵平行至城口覩其地形阨隘料楚人必有塞斷以阻其歸路者必多置銳卒據險設伏以爲歸師接應之計故夫概請戰不許而日夜引楚兵近東意欲誘入伏中還師合擊以取勝此闔閭本謀也至伯舉之戰夫概不請命而以其私卒先死大破楚軍逐北千里

幾至滅國此則楚之失算亦屬有天幸而闔閭君臣萬萬計不及此也然則小別大別之戰其自西而趨于東也復何疑乎當日爲楚之計者第當嚴兵固壘勿輕與戰淹至旬日吳必倦怠欲歸正不必爲毀舟與塞城口之計但以重兵徐行驅之縱令過險待其爭舟而濟然後縱兵追擊可以大勝故當日楚之失計在速戰尤在楚昭輕棄國本逃竄狼狽人心驚惶遂至宗社失守使子常雖敗而昭王固守郢都屹然不動徐令楚之城邑堅壁清野四面合援吳進困於堅城退無所得食楚之制勝亦可以百全惜當日子西葉公輩不知出此遂令吳得僥倖成功而當其決戰時固不料其能及此也但令整軍而退不至敗衄斯已矣嗚呼世之論者多據成敗已然之局故常爲古人所愚故世常恨司馬之計不行爲

楚之失算而不知卽行其計楚亦未必能勝吳又謂子常三戰不勝吳無緣退而東去而不知吳當日之戰事勢常患不能勝楚其卒能勝者天也其不行司馬之計亦司馬幸而得成其名耳就令其計得行而吳于淮泗必宿重兵城口必伏死士徒令偏師先敗以搖軍心耳不然子胥善謀豈肯以君臣陷入死地隻輪不返重爲天下戮笑哉愚故因高氏之辨而竊料當日之成算如此若孔氏所云特膚末之見未可與語戰鬪之事也

春秋蔡侯以吳師入郢論

聖人經文皆是據實書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据左傳唐蔡俱從吳伐楚而經獨書蔡先儒謂蔡受楚毒最深善其能報仇雪恥故特書曰以乃余深考當日

地里知吳之入郢全憑蔡爲之嚮導唐不得與聖人亦第據實書而非有意于褒之也案吳楚俱澤國皆善水戰而楚地居上流吳常不勝故入春秋百年以來吳屈服于楚爲屬國者職是故也逮申公巫臣自晉使吳教以乘車射御吳始用陸道與楚角逐而楚始駸駸患吳矣楚旣失長江上流之險迺更于淮右北道築州來鍾離巢三城以禦吳吳于楚之水師克鳩茲克朱方悉置不問而第日擾于廬壽淮潁之間逮克鍾離巢而楚患始棘然猶未敢懸軍深入也至滅州來今江南壽州與蔡密邇蔡更道吳舍舟從陸從淮卽州來歷光黃逕義陽三關之險至漢江北岸與楚夾漢而陣當是時吳歷楚境一千一百餘里深入死地亦未敢必能入郢故其戰嘗且勝且卻收軍至柏舉今湖廣麻城縣去小別漢川縣三百餘里適會楚瓦不仁人無固志

而夫槩身先死戰遂長驅入郢固屬有天幸而蔡之計謀亦毒矣
是時蔡以小國而聲震天下諸侯俱歸粟于蔡五年楚復國卽滅
唐報怨而不敢動蔡者夫亦蔡以近吳有吳以爲之援故也則當
日吳楚之赴告自必以蔡爲兵首魯史從而書之聖人亦從而書
之而豈有意于褒之也哉夫讀春秋者不知春秋之地里則不得
當日之事勢不得當日之事勢則無以見聖人之書法余因蔡侯
以吳師一事而發明經文之據實書者如此夫蔡以弱小用吳覆
楚而晉爲盟主辭蔡不救而有事于鮮虞則又比事觀之而罪自
見矣

